



扫荡群魔

卧龙生著
台·湾

黄山书社

扫荡群魔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上)

黄山书社

扫荡群魔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中)

黄山书社

扫荡群魔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下)

黄山书社

(皖)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:任耕耘

封面设计:周明

扫荡群魔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92千字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66—0/I·163

全套定价:27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逍遥谷”是柳如眉精心安排和组织起来的以天下武林为敌的黑道组织所在地，为了达到独占红宝石和独霸武林的目的，心毒手狠的柳如眉不惜牺牲自己的艳色和武功诱惑一些贪色、贪财的武林败类，组织了天龙会。借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和计谋，妄想把江湖上和自己作对的武林侠士全部杀尽。至使多少武林豪杰惨遭毒手，命丧黄泉，一时间武林中疑惑纷云。

英俊洒脱武艺精湛的少侠唐中琳，针对柳如眉的罪恶目的，他不为色欲、钱权所迷惑，引导众多正义的武林豪杰，为铲除武林罪恶，宏扬武林正义，同柳如眉等展开了一场“正义”与“险恶”的殊死拼斗。

本书情节迭荡起伏、悬念丛生，令读者不忍释手。

第一二章

第二天,关银凤来请唐中琳去指导逍遥谷中那批少年弟子的拳脚工夫。

转过两道山坡,那片弟子们练武的谷地遥遥在望。

唐中琳见前后无人,放缓脚步问道:“你昨晚有没有依我交代,选个身手灵活的人,去监视四瘟神住过的客房?”

关银凤点头道:“有”。

“是什么人去的?”

“二姑奶奶。”

唐中琳当然明白,关银凤一向调皮,她说的二姑奶奶,就是她自己。

他哦了声道:“逍遥谷里,就属你轻功最好。”

关银凤玩皮的一笑道:“应该是我姐姐的轻功最出色,只不过她跟二姑奶奶比起来,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”

唐中琳故意扳起面孔道:“你说话能不能放老实点?”

关银凤一点不买帐:“本来就是这样子,你高兴听就听,不高兴听就拉倒!”

唐中琳只好叹了口气道:“高兴听,高兴听,说吧!”

“你没有料错!”

“难道有人进去了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没有看出对方是谁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那家伙脸上蒙了黑巾。”

唐中琳大为失望：“那和没有去监视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关银凤微笑道：“区别很大。”

“什么区别？你说？”

“这人至少可以知道对方搜走一包东西之后去了什么地方。”

“你看到对方去了什么地方？”

“天字七号客房。”

唐中琳啊了声道：“是金震天？”

关银凤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岳阳武林富豪金震天。”

“你对他的为人知道多少？”

“我知他是位武林长者，为人热情慷慨，很受人尊敬。”



虽然已无法查明金狐金玉英持有的那块矿石，当初是怎么从金府取得的，但有一件事，却足堪确定。

武林富豪金震天对他这位远房侄女儿的行为显然很不满意。

就像梅花馆主不满意黑心剑客在唐中琳面前乱说话的情形一样。

黑道上处理自己所不满意的人物,永远只有一个方法,即使是自己的侄女儿和结义兄弟,也不例外。

——那就是把对方除去。

如此看来,当年金狐金玉英之死,金震天便有极大的嫌疑。

但唐中琳并没有将这一发现立即告诉多情公子宋玉棠。

如果结合多情公子宋玉棠,再加上关家的力量,也许不难从措手不及的金震天房中抄出一些本属四瘟神的遗物。

但那并不能作为这位武林富豪杀人的证据。

就算抄出梅花针,也没有多大意义。

江湖上会使梅花针的决不止一人,谁又敢说这不是一种栽赃行为?

东西是从金震天房中抄出来的没错,但却不能证明是不是事先有人故意放进去的。

而唐中琳不便搜查金震天房间的另一顾虑,则是他不相信金震天会是这一集团的主脑人。

因为金震天本来就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大富豪,实在用不着再见财起意。

同时他也不认为目前逍遥谷中,除去江南四瘟神,对方混进来的人物,就只剩下金震天。

所以,他下一次接触的人,是黄山一怪宫三奇。

他想证实他的另一项推断。



黄山一怪宫三奇正独自坐在客房里自酌自饮。

他面前的小方桌上，摆着一只酒壶、两碟小菜。

酒是红花烧刀子，菜是家常豆腐和非黄炒肉丝。

自从成立五人审讯小组审讯追魂棍孙一虎的事突发变故后，这位黄山派前任掌门人心情比往日更加沉闷凝重。

他来逍遥谷的目的，是与当年玄机道长和乐天叟的生死一局棋有关。

本来希望能从江南四瘟神身上找到线索，如今因江南四瘟神竟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，这条线索等于断绝，他的心情又怎能不愈加沉闷凝重？

因之，他对唐中琳的来访，而且唐中琳一进门就说明谈的是有关当年黄山生死一局棋的事，很自然的就引起他的注意，使他不得不一改冷漠态度，对唐中琳表示出欢迎之意。

事实上，由于唐中琳独力铲除四瘟中的三瘟并留下一瘟交给众人审讯，宫三奇已经对他产生好感，对唐中琳开始刮目相看。

唐中琳开门见山的问道：“听说金震天有一个资质禀赋绝佳的儿子，深得玄机道长和乐天叟的喜爱，这件事前辈一定很清楚吧？”

原来这件事是唐中琳两天前才听人说的，正因为 he 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才决定来找宫三奇谈谈。

他觉得这件事对调查玄机道长和乐天叟的惨死，也许会

有帮助。

宫三奇点了头道：“不错，有这回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唐中琳道：“晚辈是听人说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件事来？”

“晚辈想知道，这件事是否与当事人的生死一局棋有关？”

宫三奇缄默了一阵子，道：“正是大大有关。”

唐中琳哦了声道：“关系在哪里？”

“金震天那儿子，被玄机道长和乐天叟同时看中了，他们都想收归门下，两人互不相让，这才提议以一局棋来定归属，所谓生死一局棋，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人提议这种办法的？”

“当然是他们自己出的主意。”

“当他们两位高人对弈时，是否有第三者在场？”

“老夫不曾看到。”

“这样说应该是有了？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听前辈的语气，显然你老人家在场，不然，就是有，你也无法看到。”

“你小子专会鸡蛋里挑骨头，那就再告诉你，当时负责服侍他们酒菜饮食的人，正是老夫派出的黄山弟子，那些弟子摆好酒食茶水之后，都必须站得远远的，事情发生后，据他们禀报老夫，都说没发现有第三者在场。”

“两位高人是被人偷袭的，这一点不会有问题吧？”

“这是一定的，老夫记得上次好像对你说过这话。”

唐中琳默默沉吟了许久。

忽然他抬起头来道：“晚辈有个想法，也许有助于前辈调查这件事，不知前辈是否同意？”

宫三奇双目光芒一闪道：“你想到什么就说出来，不然老夫怎知同不同意你的看法？”

“好，晚辈现在就说，依晚辈假设，其中有两种可能。”

“哪两种可能？”

“第一，前辈当时派出的黄山弟子中，可能有问题。”

“你是说玄机道人和乐天叟是老夫派出的弟子下手突袭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这简直是笑话，老夫派出的弟子，是老夫的心腹手下，一向忠心耿耿，怎会做出这种事来？”

“万一他是被有心人重金收买了，又当如何解释？”

宫三奇神色一变。

他接着又微微摇头道：“就算是那名弟子已被人收买，但以玄机道人和乐天叟的武功而论，也决不致遭他的毒手。”

“老前辈错了，那一局棋，当事人已对弈了三天三夜，必然已是精力耗尽，若这时有人猝然下手偷袭，一击得手绝非难事。”

宫三奇双颊抽搐了几下，缄默了半晌。

他又继道：“就算你说得有理，但当时老夫派出的弟子，不止一人，总不能全被有心人收买了吧？”

唐中琳道：“这方面也好解释。”

“如何解释?”

“纵然前辈派出的弟子有好几位,当两位高人对奕时,既然是躲得远远的,除了那名下手者外,其余的就不会留意,说不定都跑到别处休息去了,而现场发生惨变,只是一瞬间的事,他们根本无法看到。”

宫三奇不动声色的再问:“第二种可能又是什么?”

唐中琳道:“第二种可能,就是那名冷袭者,早就匿藏在两位高人对弈的大石坪附近隐秘处,趁无人注意时,便猝然现身下手,以致两位高人在猝不及防下死于非命。”

宫三奇一阵默然。

唐中琳看得出,他对自己的话,已认为有几分道理。

气氛沉寂了好一会,才听宫三奇道:“你今天来告诉老夫这些事,是否已发现了什么线索?”

唐中琳道:“如果说晚辈已发现了线索,前辈不妨暗中由金震天身上调查。”

宫三奇双目现出异光:“怎么?你认为金震天有嫌疑?他的嫌疑在哪里?”

唐中琳道:“两位高人生死一局棋,起因在金震天的儿子身上,怎能说与金震天没有关系?至少他该知道一些原因,再者据晚辈所知,追魂棍孙一虎之被人灭口,也很可能与金震天有关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晚辈当然有些根据,只是目前还无法证实孙一虎是死于金震天之手,现在晚辈只请前辈对金震天多多留意。”

唐中琳说完话，起身告辞。



逍遥大厅后面的特约乐园，共是十八间石屋。

酒屋三间。

赌屋三间。

花屋十二间。

十二间花屋，十二名姑娘。

其中梅妃和青梅两名姑娘，已被多情公子宋玉棠和盖世公子金玉岚接到宾馆，花屋中的姑娘，实数是十名。

这十名姑娘中，年纪较大，人缘也较差的一名叫艳芳。

唐中琳和金燕子上官亮在酒屋里喝了个七分醉意，又到赌屋里和神算子东方明掷了几把骰子，然后便走进了艳芳的那间花屋。

他一进花屋，门就紧紧的关上了。

这时有武林富豪之称的金震天正好出来小解。

他瞥见唐中琳走进艳芳姑娘的花屋，脸上不禁浮起一股狐疑之色。

他回到赌屋，使了个眼色，金燕子上官亮立即走出赌屋，也进入一间花屋。

金燕子上官亮找的姑娘，花名叫小芬。

艳芳住最末一间，小芬住倒数第二间，两人正好是隔壁。

金燕子上官亮人长得颇为潇洒俊美，正是那种最容易获得少女欢心的男人。

但他平时常找的姑娘却不是小芬，而是一个叫曼玉的姑娘。

因之，当小芬看到上官亮推门而入时，难免有些奇怪。

她问道：“上官大侠跑错地方了吧，为什么不去找曼玉？”

上官亮关上门，笑了笑：“我想和一个好朋友开开玩笑。

“谁？”

“唐中琳。”

小芬两眼一转道：“就是昨天杀了梅花馆主梅剑琴和金钱豹熊百炼的那位唐少侠？”

上官亮点点头：“正是他。”

“你要开他的玩笑，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？”

“因为他进了隔壁艳芳姑娘的屋子。”

小芬像是有点不信：“那位唐少侠会找艳芳？”

上官亮笑道：“这正是我要开他玩笑的原因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他对女人很有经验，根据他的观察，艳芳姑娘虽然姿色不算太好，但某一方面的工夫，却是一般女人赶不上的。”

小芬粉腮泛红，啐了一口道：“去你的，说得这么难听！”

金震天笑道：“所以我想来你这里听一出戏，看看那小子说的是不是真的。”

“你们既然是好朋友，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？”

“正因为交情不同，才无所谓，也才不会伤感情。”

小芬望望墙壁道：“这么厚的墙壁，又是石头的，那边的声音怎能听得到？”

“我当然有我的办法。”

小芬也当然不信。

她在这石屋已住了很久，谁也不会比她更清楚这种石屋的构造。

板壁可以敲，砖壁可以挝，只有这种厚石壁，根本无法互通声息。

偏偏上官亮办到了。

他说的不是空话。

他的办法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普通人绝对办不到，那些住在这里的姑娘们，更是无能为力。

只见上官亮从腰间取出一把折扇，从扇骨里抽出了一根极红的有如银丝般东西。

细丝长约七寸，细如线香。

抽出来时微微颤动，显得甚为柔软。

但令人惊奇的是，上官亮只轻轻一戳，七寸长的细丝，竟全部插入石壁中。

七寸，正好是石壁的厚度。

这边全部插入，那一边正好冒尖。

上官亮反复数次，插入再拔出，拔出再插入，片刻之间，石壁上立刻被穿出一排不注意很难看得出的细孔。

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便偏着脸将耳朵贴上那片细孔。

他凝神倾听了片刻，脸上表情，忽然开始起了变化。

他在窃听之初，脸上始终带着笑意，一边听一边微微点

头。

这表示他对隔壁的唐中琳的行为很满意。

唐中琳果然是喝多了酒，来寻乐子的，并不如金震天所怀疑的是想要什么花招。

可是，上官亮的耳朵忽然越贴越紧，两眼起雾，面孔扭曲，脸色也因承受不了某种特殊刺激的冲击而微微发白。

他一边耳朵虽仍贴在石墙上，眼光却已转过来盯住了小芬。

小芬的脸红了。

她虽然不知道上官亮听到的是什么声响，但凡是有经验的人，都清楚只有什么声音才会使一个男人表情产生这种暧昧的变化。

因为她是个有经验的姑娘。

所以她也知道，当一个男人以这种眼光盯住一个女人时，他心里想的就不会是第二件事情。

她没有料错。

上官亮忽然放弃窃听，一转身便将她紧紧抱住，像一头饿极的豹子，突然攫住一头羔羊。

金震天暗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。

如今，该做他自己欢喜做的事情了。

□

□

□

隔壁石屋中，唐中琳松手放开艳芳。

艳芳脸红如火。